《摸鱼儿·雁丘词》背后的深意

□程份木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中的这一名句,千百年来被认为是爱情绝唱。然而在这首感人至深的词背后,有着深层的文化密码与历史隐喻。

元好问少岁时随父前往太原,结识了同龄才子白华(白朴的父亲)。白华博学多才,其父引荐元好问拜王中立为师。王中立是宋元时期著名辩士,性情狂傲,眼光独到,对元好问的诗才极为赞赏。1205年,元好问赴太原参加科考,途中听闻猎雁者讲述一对大雁生死相随的故事,深受触动,故作了一首《摸鱼儿·雁丘词》。元好问科考落榜后,王中立将此诗寄给好友赵秉文,使其仕途峰回路转。

王晋康的长篇科幻小说《行歌三叠》(文

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由其短篇《一生的故事》

扩充而来,在保留原故事轮廓基础上,深化

主题并创新了叙事结构。一场时空旅行,关

系着两代人的命运,瑰丽绚烂的科幻奇想与

生离死别的人生境遇交织在一起,深邃而悠

人工智能"大妈妈",乘坐时间机器回到21世

纪,试图阻止科学家陈影的研发以改变人类

历史轨迹。但这一过程中, 戈亮意外与陈影

相爱,放弃了计划,两人还结婚生子。之后,

穿越时空的戈亮变成量子状态,只能用强烈

的意念对抗"弥散",但他并未返回自己的时

话题。一是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开篇之

错综曲折的故事,指向科幻的两个重要

代,而是如影子般默默守护妻儿。

24世纪的青年戈亮,为消灭掌控人类的

《摸鱼儿·雁丘词》中写道:"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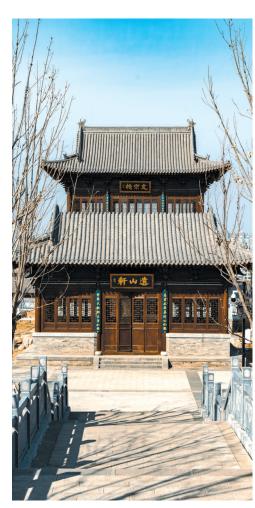
词的上片写雁,情境俱化,下片却有疏离之感,与上片不成一体。历史学家缪钺先生解释说:"因为双雁是葬在汾水之上,于是联想到当年汉武帝泛舟汾河时所作的《秋风辞》。""横汾""箫鼓"皆用《秋风辞》中的语典,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

汾水之上,一派凄清,只有山鬼在风雨中哀啼。"何嗟及"出自《诗经》"有女仳离,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意思是有一女子被丈夫抛弃,啜泣不已,悲叹莫及。《招魂》《山鬼》皆屈原所作之楚辞,《招魂》中多以"些"为句末语气词,其声至悲,故后世称凄厉之音曰"楚些",而《山鬼》中亦有"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之句。词人细心埋葬的双雁,不会与莺燕同归黄土,而是引千古骚人前去凭吊,双雁死后的哀荣,连上天都要嫉妒。

王中立曾写诗《题裕之乐府后》评《摸鱼 儿·雁丘词》:"常恨小山无后身,元郎乐府更 清新。红裙婢子那能晓,送与凌烟阁上人。" "裕之"即元好问的字,王中立认为寻常考官 难以理解元好问文章中的深意,只有"凌烟阁 上人"方能真正读懂。

元好问借雁喻人,作品背后隐藏着自己的政治寄托。《遗山集》中有古乐府诗《幽兰》一首,其中也用"山鬼"意象寄托悲慨,诗的次句直接对应《楚辞》中"辛夷车兮结桂旗"一句,故《摸鱼儿·雁丘词》中"山鬼自啼风雨",正宜视为词人的亡国之呻,哀绝之吟。师父王中立则一眼看透其中深意。这首诗穿越千年,依然震撼人心,因为它不只是一首爱情颂歌,还是感慨兴亡、心系故国的遗民血泪之思



有好的

夫天地浩浩,佳景芸芸。高地堎山,踞晋西北之要冲,枕秦晋蒙之界壤,以海拔千仞之势,揽八方胜景,藏万载风华,堪称"保德第一山"。东望太行云阙,直达京津冀湾;南顺黄河东流,通连中原沃野;西隔长河苍茫,遥看黄土莽原;北至大青山麓,俯瞰外蒙荒原。山川形胜,于此汇聚,气象万千,尽在斯山。

追溯历史长河,英雄美人皆留韵话。闻传:昔花木兰代爷从军,英姿飒爽。于此登高望远,弯弓引箭,箭矢破空,纵马驰骋,巾帼豪情不输须眉。其矫健身姿,如山河镌刻之印记,令草木含情,风云变色,千载之后,犹闻战鼓之音。

又闻传天宝之变,马嵬坡前波澜骤起。高力士周旋其间,陈玄礼怜香惜玉,终使宫女替死,贵妃得以北遁,历经千难万险,渡河入晋,梦遇"高地堎"之名,遂辗转至此山隐居。昔日霓裳羽衣,换作粗布麻衣,金樽玉盏,改为陶碗瓦盆。耕陇亩,牧牛羊,身形由腴转瘦,肌肤依然如雪,由倾国贵妃蜕为村野山妇。然远离纷争,得享静谧,亦悟"人间至味是清欢"之真谛。凭栏远眺时,眉眼间流转,追忆往昔繁华,珍视当下安宁。

宋元以降,先人于此择坦地为南北通 衢之驿站。盐铁商旅,往来络绎;马蹄踏碎 千年霜雪,行囊装满世间炎凉。驼铃与笑 语交织,离愁共归心齐飞。此台如静默长 者,迎朝晖送晚霞,见证商贾艰辛,倾听游子离歌,岁月更迭 皆铭刻于砖石草木之间。

今逢盛世,驿焕新颜。于山峁筑双层圆台,外台设垛口如古代戍楼,内台环护神树根系,巧引雨水入井,舀水浇树,滋养劲松。松枝道劲,叶茂如云,尽显蓬勃生机。初名"心怡台",取《岳阳楼记》"心旷神怡"之意;因距黄河仅十六里,后易名"河驿台",彰其黄河畔古驿之韵;又因木兰与此山夙有因缘,

登台四顾,清风徐来,涤荡尘心。极目处,群峰等高,林农齐咏。晨曦初露,可见金鸟跃出云海,霞光万道;暮色四合,能赏夕阳熔金,余晖漫洒。四时之景,各臻其妙:春则百鸟啁啾,蝶舞蜂喧;夏来繁花赛艳,绿浪似海;秋至丹枫似火,硕果盈枝;冬临琼枝玉叶,银装素裹。台周窑洞民居,错落有致;小径蜿蜒,水井清幽。游人纷至沓来,或倚栏骋目,或信步闲游,无不沉醉于山水之美,忘却尘世烦忧。

嗟乎! 兰驿台者,汇天地之灵秀,载千年之沧桑。木兰之勇,贵妃之逸,虽逝犹存;古驿风华,今时新貌,交相辉映。愿此胜景,永驻人间,流芳万代,璀璨永恒!

评论天地

用想象预演未来

一读长篇科幻小说《行歌三叠》

□徐彦利



展的结果。人类不应将自 身的退化归咎于人工智能,而应自我反思。 如同不主张"杀死大妈妈"的玛丽,不妄图消



灭人工智能,而是发起移 民运动,准备在新的星球 建设新的家园,重启人类 的创造力。而"大妈妈"也 悟出与人类的共存之道, 不是言听计从,而应互爱 共生,于是主动前往息壤 星,将地球交还给人类。 这种理解合作、互相成全, 为现实中我们与人工智能 的相处带来诸多启示。

另一个是时间。时间 构成了历史,历史则是时间的总和,这里面有科幻 创作的无穷矿藏。在戈亮

的穿越冒险中,过去、现在、近未来和远未来并置,读者可以站在时间轴上的任意一点向

前回忆或向后憧憬。无论戈亮所处的24世纪,还是陈影所在的21世纪,彼此互为因果,又互为开端,有时甚至形成充满悖论的闭环。多重人称视角交织切换,使情节之间相互补充、嵌合,勾勒出完整的故事。作者还运用倒叙、插叙、预叙、补叙等多种方法,将一段段切开的时间碎片连缀起来,叙述层次鲜明而多元。

在复杂的时间链条中,历史会不会因时空旅行发生偏离?作者给出了清晰有力的解答:历史的结局,不会因为时间旅行而改变,人类注定要完成应有的突破。读罢本书,眼前似乎出现一个画面:人类沿着无尽的时间长河踽踽前行,边走边唱,歌声刚劲。也许科幻的意义就在于此,看到未来已来,也回望来时的路,每一步都要坚定、乐观地去下去。

入考古札记

30万年前的木器揭秘远古盘中餐

民以食为天,远古人类更是如此。在没有金属工具、不会种植五谷杂粮和饲养家畜家禽的洪荒时代,我们的祖先如何获得食物?享用了哪些食品?考古界一直在破解这道难题

考古学家从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挖掘出的大部分遗物都与人类食物有关:尖锋刃利的石器是人类猎杀动物的工具,与石器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多是肉食的残留,简易的火塘是人类烧烤食物的遗迹。我们的祖先仅仅依靠肉食存活吗?显然不是这样。民族学资料告诉我们,处在原始状态的族群大多采用狩猎与采集结合的方式获得食物,而且采集享用可食性植物往往比狩猎更重要。但由于植物材料易于降解腐烂,难以形成考古遗存,所以学术界对于远古人类食用了哪些植物食材、用什么方法获得植物食材,经常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尴尬境地。

一项新的考古成果为解决这一难题带来了曙光。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的研究论文《中国西南甘棠箐遗址30万年前的木器》,描述了近年来在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甘棠箐遗址发掘出土的一批保存完好的木器,以及与其伴生的石器、骨角器、动物化石和植物遗存,年代距今约30万年,这批珍贵的考古材料首次全方位揭示出远古人类食谱的奥秘。

该遗址位于抚仙湖畔,在饱水的环境下埋藏了大量木质材料和植物种子。前者包括加工成特定形态的木器、树木枝杈等,后者含多种乔木、灌木、藤本及草本植物的种子,还有孢粉类微体植物化石。如此丰富、保存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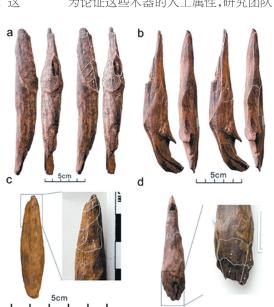
好的木器和其他植物遗存是目前东亚地区最早的,在世界范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也难得一见。

难以想象,该遗址出土的植物果实和种子达数万粒。已被识别出54个属,包括木兰属、构树属、山矾属、悬钩子属、葡萄属、花椒属等。孢粉分析辨认出至少70个科的植物,以莎草科、禾本科、泽泻科及蕨类等喜水植物占优。遗址出土的大型哺乳动物以鹿类为主,其他种类包括剑齿象、巨貘、犀牛等,还有丰富的小型哺乳动物及龟类、鸟类化石。这些动植物遗存表明,当时古人群生活在温暖潮湿的热带、亚热带环境下,周围水草丰沛,林木茂盛,动物繁多,是理想

的古人类栖居地。 甘棠箐遗址保存的动植物遗存,揭 示了古人类盘中餐丰富的食物种类。 大量食草动物、慢爬性小型动物化石的 富集,以及一些哺乳动物骨骼上的石器 切割痕迹,表明狩猎和食肉已是当时人 类的惯常行为。更难能可贵的是遗址 保存的植物食材,包括松子、榛子、猕猴 桃、葡萄等种类的果实。此外,草本植 物及蕨类的茎秆和叶片亦有食用价值。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莎草科、禾本 科、泽泻科等水生植物除了叶片、种子 可以被采摘食用,富有营养成分的地下 球茎与根茎可从湖岸浅水泥层中掘取

在没有镐、铲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生活在甘棠箐遗址的古人群是如何 将深埋于地下的可食性植物根块挖掘 出来并加以食用的?遗址出土的木质材料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古人类制作和使用了木器。在该遗址发掘出土的近千件木质材料中,35件被鉴定为人类加工的木器。这些木器主要用松树制作,器身挺直光滑,一端或两端被加工成尖状,尖部形态包括凿型、铲型、锥型等。其中两件是需双手持握的大型挖掘棒,还有4件具有独特的钩状尖刃,可用于切断植物根系,其余则为可单手持握的小型挖掘工具。

为论证这些木器的人工属性,研究团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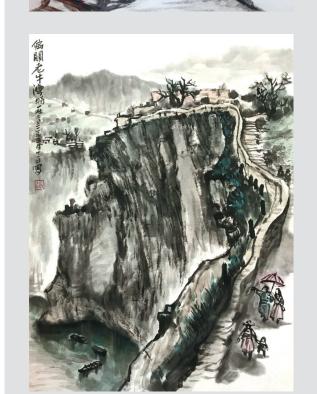


甘棠箐遗址出土的部分木器上的加工痕迹

开展了痕迹分析、残留物分析和实验模拟。结果表明,其中19件木器保留明显的削刮痕,17件尖端表面存在使用所产生的磨光和破损迹象。这些痕迹出现在特定部位并具有方向性,是确凿的人类加工与使用的证据。一些木器尖端保留土壤残留物,从其上提取到植物淀粉粒,进一步证明这些木器主要功能是挖掘可食性的地下植物根茎。针对这些木器的模拟实验表明,此类木器可以用简单石器加工出来,并可有效用来挖掘植物的根

全。 甘棠箐遗址在得天独厚的埋藏条件下保存了丰富的木器、石器、骨角器及动物化石、植物遗存,描述了一幅幅鲜活的历史场景:生活在抚仙湖岸的古人群携带特制木质挖掘棒前往生长着可食性植物的区域,挖掘采集富含淀粉等营养成分的块茎类植物。这种行为方式表明,当时东亚古人群已具备对可用资源的认知、前瞻和计划性,能为预期任务专门制作适用的工具,熟稔可食性植物的种类,并能精准掌握各类植物的可食部位,预判不同季节可食植物的分布。该遗址的考古发现证实,富含营养的植物根茎在早期人类食谱中的重要作用。

这些材料表明,我们的祖先不仅通过狩猎获得动物,对肉食大快朵颐,还采摘可食性植物的浆果、坚果、叶片、藤茎,挖掘地下的植物营养储存器官,将其变成美味佳肴,以此摄取能量、维持生命、繁衍后代。今天,当我们享用餐桌上丰盛的美食时,应该感怀祖先的开拓、奋进与馈赠,珍惜当下,并为后代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张文作